



童心理解

### 初夏的風

香港的風，是春與夏最好的分隔符。陽光很好的上午，走在高士威道上，一邊是剛剛開門不久的雜貨店，一邊是維多利亞公園。這個時節，在沒有遮陰的人行道上，陽光撫摸脊背，暖和、溫和，久了會有一點點熱氣，但並不猛烈；倘若在轉角處或是過馬路，立在陰涼處，卻還是有那麼一點點涼爽。風就在這個時候不疾不徐地來了，那麼悠悠然，讓人感受到一份從容。這是初夏，沒有了春日的粉嫩和柔軟，沒有了東風乍起的追趕和急迫，一切那麼舒展。風中飄盪着海水的味道，淡淡的鹹、淡淡的澀，卻像是一份踏實注入心頭，腳下滿是力量。

午後，去九龍塘。在城市大學和又一城之間的路口等紅燈。陽光濃烈的達之路車來車往。手裏提着兩包書，等得稍久一些，便開始急躁。而就在這時，風來了。那濃烈的氣氛一下子緩和了，再抬頭，連幾十米開外的大榕樹，都似向我張開了臂膀。再看看紅燈，便怎樣也生不起氣來。穿過馬路，走到香島中學，教室裏，20名中四學生已經齊齊整整地在等我了。我在黑板上寫下這一天少年作家班的主題：春花秋月夜。有位同學笑着說：「老師，現在是夏天了吧。」我連連點頭，問他是如何界定兩個季節的。他答道：「天氣開始變熱，卻也不是炎熱，而且吹的風好有力！」真是師生心有靈犀。

初夏的風，並不會整日勁吹，沒有冬天的風那般張揚無拘。它落落大方又恰到好處，真是像極了一個教養頗佳的紳士，及時地撫慰你勞碌、疲憊又焦躁的心。只可惜，香港的初夏和初秋，都是極其短暫的，恰似那初夏的風，好快就逝去，無影無蹤。然後，炎熱的盛夏開始盤踞，城市也便愈發葳蕤。



◆ 太平山頂的初夏風光。 作者供圖



心窗常開

### 山水人文 旅遊寶地

文學對於一個城市的旅遊業，可以有怎樣的作用？

林語堂先生曾說：「智者閱讀群書，亦閱歷人生。」作家就通過旅遊，身歷其境閱讀一座城、一個地方，把其觀察和感受印記在文學作品上。我們閱讀這些旅遊文學作品，不僅能增長知識，看到此城容顏，更能在不知不覺間融入其山水文化，體悟不一樣的旅遊經驗。

今年4月是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八屆，今屆於港澳兩地盛大舉行，以「香港旅遊文學與大灣區文學之旅」為主題，近百位華文學者齊聚一堂，探討與分享文學話語，旨在促進大灣區文化旅遊發展。大會邀得文體旅局重要官員蒞臨開幕，各專家學者熱心發言，期望香港要放眼今天明日，與大灣區各城更多互動文化交流，共建精彩豐富的人文灣區。

各主題發言中，長居深圳及頻繁遊走灣區的黃維傑博士，主講題目「搶遊客：香港作家可怎樣給力？」特別吸引！

黃博士建議，當局宜宣揚山水美景，可以用石刻或銅鑄香港作家詠寫山水之萬語

名句，就如石刻文字之於泰山一樣，這樣做則山水與人文相結合，此為一高招。作家又可賜文寫詩，由當局出資精編印發《香港的山水與人文：香港作家詩文集》別具風格的「導遊書」；另亦應支持多些人文展館的建設，這些都是有效的「軟實力」，可溫柔地「搶」山水人文的雅客哩。真知灼見有創意，佩服！

分組研討最壓軸的一場，是由詩人禾素主講「讓海風吹動了五千年——音樂中的灣區文學之旅」。難得她從中國流行音樂的發展講起，以感性和優美的語言，訴說灣區音樂裏蘊藏的文學魅力，如數家珍地羅列重要的廣東流行曲目，如何滲透融入人文生活，我聽得癡醉。

禾素不時以她柔美嗓音輕哼小段，令在場者聽出耳油。她最後播出了《東方之珠》名曲，總結說大灣區在新時代前進的步伐中，互相依託、互相照亮！並借黃霑《獅子山下》名句，期望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旅遊文學有一種柔軟溫度，把大灣區的活力通過書香傳播開去；旅遊文學又像港灣的浪花，朵朵飄湧，帶來四方八面的大小讀者不同的點撥、啟發！



◆ 筆者與禾素(右)於交流會。 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 老頭子

廣府人稱父親為「老豆」，語源有兩說比較像個樣，一是北方人說的「老頭」，一是《三字經》講的「老實」寶燕山。要判斷相關「方言詞本字」必須用上訓詁學的法門。近代訓詁學大師黃侃(1886年-1935年)曾定義訓詁為「語言解釋語言」，我們先從現代漢語中「老頭」和「老頭子」這兩個「同源詞」談起。

「老頭」通常被解釋為「年老的男子」或「父親」。「老頭子」多了一個「子」字在後，意義就不一樣了。用來稱呼「年老的男子」時，通常會帶有戲謔，甚至厭惡的成分。此外，「老頭子」又是幫會中人對首領的稱呼，又可以是女人對丈夫的暱稱。

筆者間有被「江湖上」的小朋友稱為「潘老頭」，當中的「老頭」與人家的「老子」或「老公」無關，算是暱稱與戲稱之間。客氣的網友亦間有敬稱為「潘老」。許多涉及文字遊戲和急才的小故事，都會牽扯到紀曉嵐(1724年-1805年，紀昀)的頭上，「老頭子」這個諷稱或貶稱亦然。話說老紀在南書房供職時，因為體肥長熟，每於夏日在值班休息處與同僚脫掉衣服納涼。乾隆

帝有意戲弄他，一日突然駕到，眾官手忙腳亂穿衣。老紀有近視眼，待見到皇上，已來不及穿衣，只好伏地喘息而不敢動彈。乾隆就這樣坐了兩小時而不作聲，老紀實在忍不住，低聲問同僚：「老頭子去耶？」引得皇帝一笑，眾人亦陪笑。皇帝乘機與問罪之人，直斥老紀無禮，作「輕薄之語」，解釋得通可免罪，否則論死。待老紀穿回外衣，皇帝責問「老頭子」何解。老紀說：「萬壽無疆之為老，頂天立地之為頭，父天母地之為子。」以這份急智，當然就順利過關了。此事見於徐珂(1869年-1928年)的《清稗類鈔》，由此可見「老頭子」不是美稱，乾隆爺認為是輕薄無禮的用詞。

《紅樓夢》的用法則只見稱他人之父，未見稱自己之父。如第45回寫惡僧茗煙給賈寶玉回話，說到秦鍾的父親秦邦業時，稱之為「他家的老頭子」。他指秦鍾，茗煙對秦老頭子當無敬意可言。曾透過互聯網上的社交群組求教於各地朋友，至今只知湖北與四川兩地有稱父為「老頭」的習俗。其他省市是否亦有此說法仍待考。於是又出現新的問題，因我們廣府人要學外省人稱父為「老頭」？ («老豆」本字之二)



百家廊

## 武漢賞古蹟覓知音

武漢是一座中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這廣饒的土地上，留存着許許多多讓人尋味的歷史故事。

沿着長江漫步，沿途有許多雕塑，在回溯歷史的同時，又可欣賞兩岸的美景；再去古琴台，尋覓知音；有興趣的可以在黃鶴樓下的茶館品一杯香茶，感受江城的悠閒氣息；湖北省的博物館裏，珍藏着國寶越王勾踐劍和曾侯乙編鐘。

來到武漢市漢陽區龜山西腳下月湖之濱的古琴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始建於北宋，重建於清嘉慶初年(公元1796年)。

先秦楚地，伯牙與子期相逢於漢江渡口，成就了「高山流水」千古佳話，展示了非凡的音樂想像和藝術境界，蘊藏着中華文化「重情、守信、仁愛、和合」的人生哲理，經歷世代傳承和演繹，形成了譽滿中華、光耀全球的知音文化。

「山水交匯城之心，人生相逢遇知音」，古琴台的故事更動人心弦。據《呂氏春秋》、《列子》等記載，春秋戰國時期，伯牙在這裏偶遇鍾子期，彈奏一曲《高山流水》，伯牙視子期為知音，並相約一年後重臨此地。一年後伯牙依約回來，而子期已經病故，伯牙悲痛之餘，從此不復鼓琴，史稱伯牙絕弦。古琴台除了高山流水館，還有庭院、知音館、印心石屋、琴

廊、琴園、臨展區等，布局精巧、層次分明，更加體現古代的文明優雅。

最早的古琴只有五根弦，據說後來周文王、周武王各加了一根弦，就變成了現在的「七弦琴」，到了春秋時期，古琴已普及到了民間。碑廊上展示了歷代文人騷客關於知音故事的書法作品，其中較為出名的有宋湘的《竹葉題壁詩》，汪中的《伯牙事考》、《漢上琴台之銘並序》，黃彭年的《重修漢上琴台記》。

琴堂(音樂廳)現場聆聽古琴演奏，近距離地感受古琴音樂的魅力。高山流水館高山流水廳，又稱友誼堂。廳內現在配有與古琴相關的掛畫，分別是周昉(唐)調琴吸茗圖、趙佶(北宋)聽琴圖、仇英(明)攜琴聽松圖、郎世寧(清)弘曆觀荷撫琴圖。左側耳室展示了古琴基本構造、琴制演變的內容，輔以現存歷代名琴的仿製品。右側耳室展示的是古琴所使用的琴譜，是與其它樂譜完全不同的一種譜例。

古琴台是中國音樂文化古蹟，與黃鶴樓、晴川閣並稱武漢三大名勝，有「天下知音第一台」之稱。

在湖北省博物館裏，珍藏着許許多多珍貴的文物，其中有國寶越王勾踐劍和曾侯乙編鐘。在博物館裏的編鐘演奏廳，清脆悠揚的編鐘之聲，久久回盪；婀娜曼妙的舞姿，演繹楚國宮

廷宴樂場景，再現先秦時期中國古代音樂文化視聽盛宴，讓觀眾沉醉流連。樂、舞相結合的藝術形式，讓人沉浸式感受恢宏厚重的荆楚文化。參觀完古琴台及湖北省博物館，還有黃鶴樓是必看的美景，而我選擇夜訪黃鶴樓，也別具一番韻味，收穫滿滿的。

5月的傍晚，黃鶴樓四周建築物上，亮着五顏六色的燈光，黃鶴樓也被燈光照亮。我懷着興奮的心情來到這裏，欣賞到與白天截然不同的景色，感受到這座城市夜晚的魅力和活力。除了視覺上的享受，黃鶴樓景區內還有許多表演節目可以欣賞，也有特色的活動可以參與。

站在黃鶴樓前面的觀景台上，觀看燈光匯演，震撼的燈光秀閃耀夜空。匯演完畢後，趁着星輝斑斕登樓遠眺，被周圍美麗的景色所吸引。夜晚長江兩岸的燈光熠熠生輝，像一條閃閃的綠帶貫穿整個城市。遠處的山脈和近處的湖泊在夜色中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美麗的畫卷。

黃鶴樓夜景的魅力不僅僅在於它的燈光和景色，更在於它所散發出的人文氣息。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築見證了武漢的變遷和發展，也承載着中國人民的深厚文化底蘊。

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歷史文化厚重的武漢，都有獨特的魅力和美景等待你去發現。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愛上野獸派

在眾多畫派中，最令現在的我感到驚喜和鍾愛的竟是野獸派，這對於自己來說，也覺得不可思議！是年齡的轉變？是對藝術有不同的接觸和感受？是在創作上遇到不同挑戰？對於一個從小正經經地學習寫實寫生的繪畫愛好者來說，我深心自評「是心靈開放了」！

野獸派(Les Fauves)是於二十世紀在法國冒起的象徵主義畫派。用野獸一詞，並非指其創作內容暴戾、野蠻、血腥，而是指畫家們「反叛地」以被形容為狂野的、極為鮮艷大膽的色彩，猛烈地衝擊觀眾的視覺。他們最愛以大塊的純色調：紅、青、藍、橙、黃放入畫中，呈現出對比傳統繪畫更為強烈的畫風。他們將空間定義為「牢籠裏的野獸」，不理會繪畫固有要求的遠近、透視、比例、陰影的講究，無視窗外風景的真實性，不理會人像受周遭顏色影響的色調，又或原本對象顯示的色調和立體。這群野獸派畫家以平面化構圖，刻意表達強烈的冷暖色對比，他們吸收了非洲和南美等原始藝術的表達方式，認為是最美的色彩，最能表達自我內心的強烈感受。把他們眼見的色彩誇張化後，畫面竟更豐富迷人，一時成為時尚。對於傳統畫家來說，這些不守規矩的畫，處於畫壇當無異於野獸混了入來。



◆ 馬蒂斯作品《戴帽女子》色彩艷麗。 作者供圖

野獸派由當時著名的法國畫家馬蒂斯(Henri Matisse)和被稱為「古典野獸派」的安得列·德蘭最為積極推動。這群遺世獨立的畫家，還創立多種派別，分別有「水彩野獸」、「聖經野獸」、「風景野獸」，一時間令畫壇鬧得熱烘烘的，使保守者為之側目。但野獸派的用色對日後畫派發展起着重大影響力。

馬蒂斯創作的作品逾千，結構活潑、色彩美麗，平面不拘線條，著名作品包括《戴帽女子》、《藍裸體》、《舞者》等。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功夫在歌外

笑不活了。久違4年的《歌手》帶着「直播+開麥」的新玩法重歸，失去「修音」這項科技與狠活加持的內娛歌手紛紛避賽，難得幾位尚有自信應戰的，卻被唯二的外籍歌手一開嗓就碾壓成渣，只剩那英勉強挽尊，喜提第三。至於後面的名次，聽過的人都表示「不重要」。

更搞笑的是，內娛參賽代表被秒殺後，外界還沒來得及分析反思，網民已經率先進入戰鬥模式，原本一個無人問津的「過氣」音綜，突然夢迴大清，成了翻版甲午海戰。56歲的那英老師，被網友一會兒扮成慈禧一會兒客串穆桂英，快玩壞了。而52歲的韓紅老師，正率領一班壯士歌手趕在回京救駕的路上……

作為一個走紅過多年的老牌頂尖音綜，《歌手》的歷史上並不乏外籍選手參賽，也不止一次取得過傲人的成績，但一來從沒有掀起過「衛國戰爭」，二來也從未有覺得內娛歌手的差距如此之大。那麼這一次，是怎麼了？

在聊「怎麼了」之前，可能應該先想到兩件事，第一是東西方歌手因為先天條件的差異，以當下主流標準即西方流行音樂的評判標準來看，東方歌手本身就處在劣勢。更何況近些年內娛的普遍生態是流量為王，大量靠修音和假唱，導致業務水平更加低下。第二是無論「怎麼了」，霸屏的熱搜、巨大的流量和高企的收視率，

無疑都是這期《歌手》在商業上的成功。明白這兩點後，如果復盤下這期《歌手》的操作，就會發現它出圈也很是合情合理。

在此之前，《歌手》停了4年，據說是數據不好，實錘過氣。而它「頂級歌手」的高端人設也限制了發展，請人難，讓觀眾有新鮮感更難。這次的回歸，節目祭出大招——「直播」，讓所有聽慣了假唱和修音的觀眾眼前一亮。而更狠的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真唱」並不是絕殺，真正的大招是「對比」。在「繡花枕頭」遍布內娛的當下，直播篩掉一大批修音歌手是第一波話題；實力歌手直播時可能翻車是第二波話題；實力，尤其是頂尖實力內娛歌手仍然(毫無懸念地)會被外籍唱將直播時擊敗甚至碾壓勢必是第三波話題；而基於目前的網絡大環境，第三波話題出現後，也就很可能會出現「保家衛國」的第四波行情，而這波，更是能「出圈兒」的大流量。

之前聽一個音樂人聊天，說音樂是音樂，比賽是比賽，實力即便不行，通過設計也是有很大機會獲勝。音樂綜藝也一樣，音樂是音樂，比賽是比賽，流量是流量，看上去一團，其實各有各的玩法。而今天《歌手》的成功，正是踩中業界生態和網絡環境，功夫全在歌外。

也因此，樂呵樂呵就行了，不必當真。



信而有征

劉征

### 宗師英尼斯

將英尼斯叫做宗師，當然首先是因為他為當前最流行的學科媒介學的成功奠定了一個基礎。一想到這會兒媒介技術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這位很早就意識到媒介，並有意識地從媒介的角度去重新梳理書寫與口述歷史的經濟史學家、傳播學家就讓人倍感偉大。更何況麥克盧漢愈來愈響亮的名頭也令人不得不對他所尊敬的人大為敬佩。這讓我想起了那位哥特風格的導演添布頓，他將自己所獲的榮譽都獻給他所崇拜的前輩導演艾德伍德，還專門為他製作了一部同名紀錄片，以表達他對於艾德伍德這樣的B級片導演的讚美，這些導演的作品當中都蘊藏着對普世精神的探索和注定失敗的悲劇，添布頓讚美這一切。

麥克盧漢也一樣，他說他之所著完全沒有超出英尼斯所劃定的範疇，並且，他的著作僅僅是對英尼斯著作做出註釋和總結罷了。這句話倒並非過度謙虛，在英尼斯浩瀚的歷史演變體系研究當中，將有關於具有決定作用的媒介的部分摘出來確實

是麥克盧漢所做的工作。這使我們不得不敬佩英尼斯知識領域的寬廣。然而，作為一個開山祖師，英尼斯還表現出了十足的宗師派頭。他的寫作，並不像哲學那樣的邏輯嚴密，大量的斷語以斷裂的方式不斷重新開啟各種新的話題。在一個很小的篇幅，就有無數個斷語，而解釋卻寥寥幾句話。最典型的莫過於那部《傳播的偏向》。這就讓他的著作成為類似於《理想國》或者《論語》這樣的格言錄。儘管他的著作並沒有完全像這兩本書那樣僅由各種短語組成，他在一個叫做格言的斷語之後，加上了一連串叫做史實的解釋素材。可這些素材也是他高度凝練後得出的一些印象。以至於對於這些歷史並不了解或者了解不夠的人看來，它們像潮水般湧來，那些朝代的名稱，帝國皇帝的名字、宗教派別，如此頻繁地出現在一個十分簡短的敘述當中，並要充當一個證據，以證明歷史的推演既是自然的，又是人運用某種叫做媒介的方式延續下來的。無論如何，這些解釋倘若要作為一種明

白無誤是不足夠的。或者說它們的出現無法僅僅通過這一本書就完全得到解決，它需要互文性的印證。然而，這種浩如煙海般的知識以及毫不猶豫理直氣壯的斷語架勢無一不是宗師所應具備的素養。他所留出來的空白處、間隙，都給了無數闡釋以容身之所。麥克盧漢就是這巨大神龕下的第一位信徒。

不過，要成為一代宗師，在利用知識和斷語所組建的一套知識體系當中，最關鍵的東西乃是真理。英尼斯沒有去詳細的闡釋每一個步驟當中的每一個細節，他只描述轉折點。可當你果真認真地去找資料，去按照這條線索向深處追尋，你會發現英尼斯所給出的斷語如此正確，而各種簡練的斷語之間，無論如何對應，它們居然都是一個可以相互印證的整體。有什麼比一種建立在脈絡和斷語之上的真理更讓人信服的呢？因為這位宗師謙遜而高傲地掩蓋了他的努力，只把一個可驗證的結果擺在讀者面前。他因為這種神秘、專斷且經得起琢磨而奠定了一個宗派。這個宗派的名字叫做媒介學。